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
 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為
 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
 則景星之佐本三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本六萬
 嶽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躡蹟於泥
 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彼引玄曠
 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无遠之流變化不
 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
 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
 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
 息於才難故百世為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
 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
 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採水者器雖異而救火
 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
 之徒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思而不識合鑑銖
 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德兆
 或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偽
 顛倒玉石混散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

質可恣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文行

或曰德行著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
 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
 祭畢之芻狗甲高之格是可識矣抱朴子吞
 曰荃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无荃文可廢而
 道未行則不得无文若夫翰迹韻畧之廣逼
 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
 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
 其遠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
 巨細龍淵鉉鏃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
 足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繫
 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邳人所以格
 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
 名搜琴者至多而要襄專清聲之稱虜焉千
 駒而騏驎有逸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
 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
 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
 卦生乎鷹隼之被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
 所在雖且貴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

繡之因素地球玉之託蜂石雷雨生於膚寸
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
應龍徐舉顧盼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
里故螻蟻怪其无階而高致驚塞驚逼已之
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
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髮亂詰
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
今故所聞而蹟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
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
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離
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
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羣
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正郭

志四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
公之命學無不涉各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
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棟樑惶
惶靡不戰慄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
余吞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權機之玷亂
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
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
孔其間无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
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藝識朗微方之常人
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
辯風安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之
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扶之見准慕於
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
所覆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
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
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
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
伏則闕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

安彭僅不定載肥藪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
研其實哉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中壞猶
復見傷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
於是故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
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

聞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
吾畫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方今運在明夷之天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
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
滄海流橫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
乎未若嚴岫願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案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
之所辯審矣法當仰濟商浴俯泛五湖追巢
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容
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滄翰鱗括囊而乃自
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
憂世周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
非應期當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
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銜耀亦
既過差改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平進無補於